

鲜鲜鲜

王国华

白切鸡端上来，年轻的黄总先夹一块，边吃边说“好嘢”，我这个北方佬对广东人动不动就好嘢感到莫名其妙。“嘢”不是感叹词，是“东西”的意思。有同事在单位QQ群里说晚上发腊肠。一位潮汕小妹回复说，又有煲仔饭吃了，想想就流口水来，“好嘢”。岭南腊肠和湖南的熏肉、腊肠不同，没有烟熏火燎的味道，而是甜。我家切了一叠，蒸熟，放在桌上，每人夹一片，吃完，互相看一眼，都没伸第二筷子，只好倒掉。以后再发，整箱送给别人。让别人去喊“好嘢”。

鸡，我信仰烧鸡或扒鸡。真香。白切鸡就是把整只鸡过一下水，煮一下，且没煮熟，切碎，上桌后还带着血丝。

忍不住问，好在哪里？

答曰：鲜甜。

用“鲜”形容鱼还好，形容一只鸡，确实有点“鲜”。本地人说，你吃我们的菜要安心一些，我们讲究“鲜”，从做法上就堵住了偷工减料之漏洞。鸡必须是走地鸡，肉紧。几块钱一斤的速生鸡，肉松，白煮一会儿就烂了，上不了桌。其他地方的做法，用浓油赤酱压住主料。即使不新鲜甚至用假肉，你都发现不了。

另如白灼虾、白灼青菜，和白切鸡一样。过水即可。鲜即原味。雷州半岛上的人爱吃羊肉，秋冬季节要打出进补的旗号。店铺门口赤条条挂着刚杀好的羊，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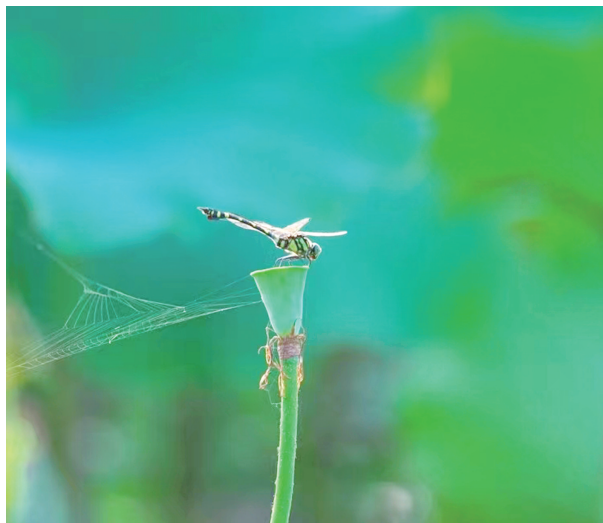
白的，风一吹，摇摇晃晃，看着疹得慌。食客们倒很坦然，叫一盘羊肉，一碗饭，调料只是两个硬币大小的一碟酱，豆瓣酱或辣酱。

调料的使用，最好走极端。要么多到爆，如四川的水煮鱼，红油上面晃晃悠悠压着一层辣椒，你推我挤的，根根都可戳你腹腔。要么就少到舍不得吃，蘸一点心里便痒一下。小心翼翼，断续如游丝，味道得以在口腔充分扩散。不过瘾才会上瘾，少和多此处是真理的两极。

牛肉丸应该也属“鲜”一族了。最好是刚宰杀的带着热气的肉。北人吃肉饼，图个酣畅淋漓。但肉饼里面可以掺假。牛肉丸连肥肉都掺不了，必须是瘦肉。肥腻的脂肪一打就成汤水了。

我在街头看到过打牛肉丸的壮汉，双手各持一方形铁棍，啪啪啪此起彼伏地抡着，脸上的汗哗哗直流。他时不时停下来，用肩上的毛巾擦一擦。潮汕人的牛丸火锅店里，牛肉丸都是漂在汤上的，夹不准就滚一边去。要用漏勺去捞。肉丸空心，咬的时候加着小心，避免喷别人一脸汁水。这都靠了壮汉的力气和肉质的鲜嫩。

傍晚的小区旁，灯光亮起。一家新开的牛丸店挂出七折酬宾的横幅。做实业真不容易。门口一排椅子上坐满等位的人，有的还是一家人。食客也不容易。



早有蜻蜓立上头 程曜 摄

一把竹躺椅

姜燕

家里这把竹躺椅什么时候买的，他已经不记得了。印象中，这把躺椅一直放在阳台上，木质的支架已经泛白，看不出木材的纹路，青绿色的竹条早就变成了油亮的绛红色，夏天躺上去，竹片的清凉沁入肌肤。

躺椅是父亲的专用，陪了父亲大半辈子。躺椅分三档，可调节靠背和座位的斜度，却从没见过父亲调过。靠背和座位一直保持着120度角的斜度，似乎成了一种永恒的姿势。父亲早起喝茶，只坐在那，捧着杯子，一口一口呷着茶，并不靠着。午饭后的小憩，劳累后的歇息，父亲才会半躺半靠在椅背上，或浅睡或闭目养神。黄昏时分和晚饭后，抽烟的父亲总喜欢坐在躺椅上，点一根烟，悠悠地吸上几口。

天气热的时候，父亲经常用滴了花露水的干净湿布擦拭竹躺椅后再躺上去，说是既驱蚊，又凉爽。天冷了，父亲会在竹躺椅上垫一张不薄不厚的棉垫。四季冷暖，竹躺椅陪着父亲度过了悠长的岁月，成了父亲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件。父亲慢慢地老了，他的子女们都在外谋生，逢年过节才得空回来看看。他是家中的长子，很小父亲就让他干家务，照顾弟妹，农忙还要到地里帮忙干活。小时候的他，一度觉得父亲并不爱他。

长大后，他在地有了自己的家庭和生活，忙碌的工作，路途的遥远，让他几乎只有在过年才能回家看看父母。有一次公司派他出差，出差的城市正好是他南方的老家，他办完公事后顺道回家看了看。那一日，他到家已经是傍晚时分，因为怕父母知道他回来更添忙碌，他并没有提前告诉父母，而是自己买了酒菜直接回来了。

他开门进来的刹那，看到两鬓斑白的父亲靠在阳台的躺椅上，一个人静静地看阳台外面，瘦削的身体微微地陷在躺椅里，与躺椅似乎融为了一体。父亲没有开灯，在傍晚微弱的光线里，父亲像一个默默期盼儿女归来的剪影，那么寂寞，那么苍凉。他一瞬间红了眼眶，开了灯，叫了声：“爸！”父亲被他突然地回来，搞得手足无措，那是一种既惊喜又没有准备的无措。父亲忙不迭地说：“你妈就快回来了，冰箱里有菜，看看要吃点什么，我这就来做，我这就来做。”他赶紧说：“爸，你别忙活了，焖点米饭就行了，酒菜我都买好了。”父子俩那一晚，一边喝酒一边吃菜聊天到很晚，他看到父亲脸上流露的快乐，又心酸又欣慰。自此以后，他但凡有点时间，都会回来看看父母。

父亲越发老了，身体也越来越不好，在一个冬季的夜晚，父亲睡下后就再没起来。或许父亲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他的一些东西先收拾整理好，分别包好写上了子女的名字。他看到了父亲留给自己的那一份存折里夹着张纸条：“老大，你兄妹三人，父亲对你最感亏欠，作为长子，从小就让你帮忙分担家里重担，耽误了你读书，以致只上了个技校，便出去谋生。存折里的钱，你比弟妹多分了些，算是父亲的一点弥补，拿去给孙子读书用……”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，一向不善言辞的父亲，从来没跟他说起过这些的父亲，用一张纸条写尽了一个父亲无法言说的爱。

阳台上的竹躺椅空了，他走过去轻轻地躺了上去，就好像躺在了父亲的臂弯里。旧躺椅发出“吱呀”的一声，仿佛父亲的叮咛。

捕鼠记

汪赛良

办公室不知什么时候进了只老鼠，冷不防就看见它从哪个角落掠过。

虽说它的存在似乎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但我们几个同事还是有些担忧，毕竟老鼠身上是带有病菌的，万一晚上我们不在的时候它触及了我们茶杯之类的生活用品呢？

经协商，我从家里带来了诱捕老鼠的小笼子。笼子外壳有网状的孔，里面有个小铁钩，铁钩下端可以挂吸引老鼠的食物，上端连接着笼门的开关，老鼠进去吃食物时触动了钩子，笼门便会自动关上。

周一早上我第一个来到公司，去洗手间时听见有响动，扭头一看是笼子里关上了一只老鼠，半大不小的那种。我蹲下来细看，它更加惊恐，用一双突出的眼珠子看我，在笼子里跳动，样子有些恶心人。我无意伤害它，只是好奇。

见诱捕它的食物都吃完了，我想它可能是饿极了吧，身处囹圄仍然该干啥还是干啥。是的，

就算他不吃，笼门已经关上，它能改变被困的现状吗？

我最信奉莫言老师《蛙》里的一句话：人类最庄重的情感便是对生命的尊重。老鼠再猥琐，那也是一条生命呀。我们的生存逃脱不出生物链，为了“吃”我们肯定要间接去伤害其他生命，但我们不能无故的信手就把一条生命给伤害了吧？于是我拿着笼子上的小提手，把它放到了办公室的门外。

侄女家的孩子过来玩，我把她带到笼子边上，她也很新奇。我便逗她，说你不是喜欢吃汉堡吗？把你的汉堡分点给老鼠吃行不行？孩子说不行。没过一会儿，她不知从哪里拿来了一根火腿肠，掰成了小块丢在笼子里，没想到老鼠还真的吃了。

我这哪里是在抓老鼠呀，真像是在养宠物。就这样把老鼠养了两三天，我开始觉得它是块烫手的山芋——放了它肯定会继续祸害人，弄死它我又有点下不了手……

昨天上午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只猫，看样子不是家养的养尊处优的那种。它来了就围着老鼠笼子转，急躁得拿爪子在笼子上挠，老鼠被吓得蜷缩在笼子里哆嗦，一动不动。傍晚快下班时那只猫又来了，还是上午那样的急躁愤怒。同事老朱提议，你就把老鼠放出来给猫吃了吧，不能这样一直养着它。我想也是，于是我便打开了笼子的门。老鼠一下子蹿了出来，可没跑几步就让猫给逮住了。

至此我也算是释然了，老鼠让猫吃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，就像人吃饭吃饭青菜。顺应自然，一种生命为另一种生命果腹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吧？

